

拖车

王绪谦

拖车是一种结构简单、造价低廉、灵活方便的农业生产工具。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升，拖车早已退出农耕舞台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拖车都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，在农耕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

拖车属于全木质打造，框架结构，底部两边由厚实而平滑的木板组成，支撑拖车匍匐前行；脚板前端翘起，似卧龙抬头，主要作用是规避田间道路上的坷垃、杂草等障碍物。拖车前面横木上穿有一只铁环，挂钩牛套，由耕牛牵引到田间。拖车上面置放犁、耙等生产工具和其他物品，也可载人。

拖车看似简单，但对质量要求特别高，虽说由多块木板和多根木条拼接而成，但木孔连接处必须深度契合，不能有丝毫的松动，唯有这样，才能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。

我的一位远房爷爷是个木匠，擅长拖车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。他通常选用桑枣榆槐等树木为原料，根据各类农耕器具的结构“量身定做”。那时的板材加工都是纯手工操作，费时费力。远房爷爷先是把整根树木固定在一个支架上，两个人来回拉锯，把树木切成板块，再根据农具用料进行分解。拉大锯的时候，远房爷爷和他的搭档都会累得满头大汗，即便在滴水成冰的冬天，别人都在猫着墙根晒太阳，他们只顾着甩去棉袄，实施“拉锯战”。

制作拖车是远房爷爷的看家本领，不仅我们这个生产队的拖车出自他手，就连周边生产队的拖车也大多是他的杰作。远房爷爷把拖车的质量视为木工生涯的生命，选好材质、用足功夫，精心造车。人们把他生产的拖车称之为“老木匠”品牌。当用户前来提取拖车，目测手试满意后，向他伸出大拇指的时候，远房爷爷就会声若洪钟地来一句：“喝酒！”他用大口喝酒、大块吃肉的方式，庆祝又一台新车“下线”。

远房爷爷还会关注他的拖车使用情况。有一次，他到邻村的一位生产队长家串门，看到一辆拖车损毁严重，一看就知道是硬伤，老队长告诉他，是刚上套的牯牛犟性情暴烈，把拖车拉翻了，导致车辆受损。远房爷爷二话没说，把拖车带回去，连夜更换了损毁的部件，把拖车修好，送回生产队长处，继续为这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服务。那些年，远房爷爷不知修复了多少辆拖车，但没听说过收取谁一分钱。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，他在大伙眼里的形象总是那么完美。

我的爷爷是一位庄稼把式，犁田、耙地、撒种、扬场……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。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带着由几套人马组成的耕作队南征北战，包揽生产队的耕种任务。我那时候常常趴在拖车上跟爷爷一块下地，亲近大自然，感受泥土的芬芳。秋后翻耕山芋茬口的时候，时有遗落在地下的山芋暴露出来，我跟在爷爷的后面，又惊喜，又兴奋，忙不迭地捡拾山芋，母亲给我准备的小口袋常常收获满满。晚上收工的时候，拖车驮着



季节交响曲 周文静 摄

我和我的战利品踏上归途，爷爷在拖车的后面牵着牛绳，肩上搭着牛鞭，嘴里唱着小曲。天上的一轮明月，俯视着凡间这精致的画面。

拖车具有干湿两种路况下的行驶功能。也就是说不管是晴天还是阴雨天都能够正常行驶，这是其他轮式农用车辆无法比拟的。那个时候农村大都是土路，轮式农用车辆在泥泞状态下的行驶是艰难的，往往处于被困状态。而拖车在阴雨条件下就显示出了特别的优势，道路越是湿滑通行越是顺畅，因此，阴雨天实施田间运输作业，拖车就派上了大用场。有一年，生产队栽种了几十亩的烟叶，烤烟的时候，阴雨连绵，群众在地里采摘烟叶全靠拖车运回来，上炕烘烤。一天到晚在泥水里摸爬滚打，拖车无声无息，无怨无悔，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境界呀！乡亲们感慨地说：“拖车在农业生产中真是帮了俺们的大忙啊！”

说起拖车，在咱们这个村庄里还有一段迎娶新娘的佳话呢！那一年，我家的一位远门叔叔经人介绍与20里外的一位姑娘确立了恋爱关系，并定于农历腊月二十八结婚。可日子进入了腊月，雨雪交加，绵延不断，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困难。眼看着大喜的日子就要来临，叔叔一家人心急火燎，要是天气晴好，就可以驾着骡马大车把新娘风光接回来，怎奈天公不作美，泥水路限制了骡马大车的发挥。经与姑娘家一番沟通，叔叔最后商定将拖车作为婚车迎娶新娘。那一天，叔叔一家人将一个软床固定在拖车上，新娘坐在拖车上，围着被子，蒙着红盖头，感受着冰天雪地里的一片温馨。

星移斗转，历史把许多东西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。远房爷爷操斧使锯安装拖车的那股子工匠精神、我坐在拖车上感受农耕图腾的壮丽画面、远房叔叔用拖车迎娶新娘的美丽故事……都赋予了拖车这种最接地气的农耕车辆以精彩的传奇。

老屋的小泥炉

张勇

北方的冬天，天寒地冻，老家依山傍河，村人自然都要生火炉取暖，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这个小乡村家家的火炉都是土坯盘的。

老屋的土坯泥炉是爷爷做的。爷爷盘的泥炉看起来灵巧，用起来火旺，那个小方泥炉的四角竖着铁把粗的木柱，在盘炉时用铁丝先将木柱固定好，然后用土坯盘好骨架，中间就是空心圆炉膛，底下有灰门，四面及顶面用麦草泥裹涂。这个小泥炉，特别是四角竖起的木柱，是别人的泥炉没有的。

爷爷是个会过日子的人，只有在冬天最冷的日子才生火炉。那些日子，生产队也忙，白天大人们都会去田野干活，放工之后，爷爷才取柴生火，先抓一把麦草，再折一些特别细的树枝，然后打开窗户，挂起门帘，以便通风透烟。火炉烧旺之后，就几乎没烟了。生火炉时先将那把麦草点燃塞进炉膛，然后从底端灰门轻轻扇风，麦草火旺的时候赶紧塞进细树枝，细树枝烧旺就放进玉米芯，玉米芯是火炉的主柴火。看着旺盛的火苗，爷爷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，然后关闭门窗，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蹦蹦跳跳着进来围炉烤火，听爷爷讲一些有趣的事情。

火炉旺了，爷爷首先烧开水。我们抢着给爷爷打水，给爷爷取水壶，爷爷笑呵呵地叮嘱我们别碰火炉上的水壶，怕烫着我们。奶奶在一旁做着针线活，天黑了，我们就会爬上爷爷的土炕，调皮的我们会在被子里伸长腿脚去蹬另一个，闹着闹着就笑了。爷爷抽着旱烟，一边给火炉放玉米芯，一边制止我们打闹。我们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分别住四个房间，就只有爷爷这个房间才有火炉，所以这里成为我们最喜欢的地方，爷爷奶奶给我们的那份疼爱，更让我们心暖。

我们这些乡村孩子，会帮爷爷干点活，特别是剥玉米的差事，我们干得挺好。我们围着火炉，每个人一只竹笼，爷爷将自己戳好的玉米棒递给我们，我们顺着那行戳掉的玉米用拇指剥，剥光颗粒，然后将玉米芯放在一块。这个活挺费时间，可是，有温暖的火炉，我们

都非常欣喜，爷爷不时让我们给火炉添柴，数自己剥的玉米棒芯，比赛看谁的多，这样，我们就有精神了。看着我们剥的一大袋子玉米颗粒，爷爷奶奶特别高兴。之后，我们会将玉米芯一支一支摞起来，这可是上等的火炉柴火。

之后，我们村的砖瓦窑改用煤炭烧窑，煤炭用量大，烧过的煤灰残渣就堆放在砖瓦窑的旁边，我们便抢着去拉，拉回来的炭渣用钢筛筛出细沫，然后与土混合，加水搅拌，再用铁模具捶打成“蜂窝煤”，晾晒干就可以用了。老屋的土坯火炉能烧上自制的蜂窝煤，实在是鸟枪换炮了，这自制的蜂窝煤虽然不耐用，但是不花钱，无烟尘，深得家人欢喜。能抢一架子车炭渣，那也算是一件幸运的事，所以，不少人家便去抽水站、学校、油坊去找。为了这煤渣，我们也常常随大人去寻找，尽管有时候没找到，但心里却也高兴，因为能坐架子车。

冬日有火炉的日子，老屋就有了温暖。当我们几个小孩围坐在火炉旁伸手烤火的时候，那一只只小手就像火炉绽放的花瓣，那红红的火苗就像鲜艳的花朵，爷爷奶奶看着我们微笑，时不时就握握我们的小手，摸摸我们的脸蛋，我们倍感幸福。

冬夜围炉煮茶，我们这些小孩可以听到许多有趣的故事。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，爷爷会在小火炉上做出好吃的饭菜，最难忘的就是腊八粥与年三十的团圆饭。特别是团年饭，虽然只是一样大烩菜，可是里面有我们很难吃到的丸子、肉块与炸红薯。火炉旺，烩菜香，年气浓，我们小孩最高兴，那高兴的情景，仿佛现在还在眼前。

